

战时的英国，为了节省能源，在火车站设置了一个宣传牌：“你有必要做这一次旅行吗？”

每次写作，我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这次写作吗？”

面对被西方人称为“娱乐至死”的当代，面对泛泛的文化泡沫与翻新的语言腐败，面对深入人心的犬儒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深度的思想剖析会不会显得滑稽？艰难的溯源会不会毫无意义？与重负的灵魂互换生命体验会不会显得矫揉造作？

那一刻，中国海军由“黄水海军”、“绿水海军”转向“蓝水海军”，百年历史在海风中哗啦啦得以翻页；颠覆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一句话：“中国人总是不愿意跨过海洋，总是把海洋作为自己的边界。”

毛 眉 著

作家出版社

罗阳走后

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溯源与思考

如果说，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是用思维活动与这个世界匹配，并因此与这个世界相连的话，那么，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群体，则是一群用行动，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罗阳们的人生观具有中国儒家传统底色。我们可以把科技知识分子的历史，当做中国进步与强大的前言来读。他们比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和哲学家更有力地展现了实干兴邦。

罗阳走后

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溯源与思考

毛 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阳走后：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溯源与思考/毛眉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5063 - 7166 - 7

I. ①罗… II. ①毛…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3396 号

罗阳走后：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溯源与思考

作 者：毛 眉

责任编辑：李亚梓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 × 210

字 数：159 千

印 张：6.875

版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166 - 7

定 价：3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如何让写作成为一次必要？	/001
2012年中国关键词：航母、舰载机、罗阳	/008
沈阳的精神刻度	/014
照片墙上，最后的罗阳	/020
致80年代	/026
排球：拼搏的符号	/032
坚守，让寂寞变得明亮	/035
在生活中，简单地穿行	/041
从“小狗游泳”到“七匹狼”	/049
与采购部长对精神暗号	/059
办公室：没有硝烟的指挥部	/065
塔尖上，层林尽染	/072
细节之问：一个螺钉与一个帝国	/082
民机：从张学良到罗阳	/091
马拉松的起点	/096
家与国：两个经典手势	/104
从徐舜寿到徐迟	/111

从虞光裕到吴大观 /128
科技知识分子群雕 /135
成飞：“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144
孙聪：“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 /154
袁立的作文：“当当当，科学的春天来了” /160
从老师傅到小青工：像瑞士钟表匠一样的工匠精神 /174
我们都该感谢一个人：谢根华 /180
他们：像幸存者那样活着 /189
负重的阿特拉斯 /199
挽歌：献给科技报国的逝者 /205
后记：直起腰来，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212

序：如何让写作成为一次必要？

战时的英国，为了节省能源，在火车站设置了一个宣传牌：“你有必要做这一次旅行吗？”

每次写作，我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这次写作吗？”

面对被西方人称为“娱乐至死”的当代，面对泛泛的文化泡沫与翻新的语言腐败，面对深入人心的犬儒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深度的思想剖析会不会显得滑稽？艰难的溯源会不会毫无意义？与重负的灵魂互换生命体验会不会显得矫揉造作？

我是一个对远方的水声、风声极尽想象，但对市声毫不察觉的人。只写远处的历史，深处的文化，从没有放下望远镜，切入到时代的机理，身边的人物。在接触到罗阳之前，我全神贯注地通读那些里程碑式的、美国自然文学作品大系，来反观中国的自然生态、中国的自然文学，窃以为那是我们能够前瞻未来的基点。

现在，少有人提及“文以载道”了。

在诸多的电视新闻里，疯狂的超载卡车，一次次地人毁桥塌。车上装的只有物质，没有“载道”，是一种“空车文学”。

有人说：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的那种崇高的责任，没有被延续下来，曾经亲身建设了那一段辉煌的作家，也正在从自己的灵魂高地上撤离。

在这个因物欲横流而处处结茧变硬的世界体系中，套用网络用语，“弱弱地问一句”：该如何用一己的赤诚去应对弥漫的犬儒与虚无？

怀疑是容易的，无所事事是容易的，拿诅咒当祈祷是容易的，但人总得做点什么。农民播种、牧人套马、军人持剑、文人执笔，总得以自己的立场，去坚定地做点什么。当一切都在拐点上转型时，喧嚣时，应该超越狭隘的学科分工，直面时代的重大问题。以罗阳这样与我们一起活过的当代人物为棱镜，照见守职、照见敬业，让它们重新成为搭载我们得救的方舟。

美国大片《野战排》，反映了残酷的越战，导演曾与身在华尔街的父亲激烈对抗，一定要去越南，致使父子疏离多年。最后时刻，父亲对儿子说：“你是对的，这个世界需要伟大的故事，和讲述伟大故事的人。”……

托尔斯泰到了晚年，激愤于公众的麻木，知识界的虚伪，拒斥写作，一个美国女作家去拜访，问他为什么不写作了，托尔斯泰回答：“这是无聊的事。书太多了，如今无论写出什么书来也影响不了世界。即使基督再现，把《福音书》拿去付印，太太们也只是拼命想得到他的签名。我们不应该再写书，而应该行动。”而我以为，写作也是行动。我企图以行动去记述行动，每个人都是靠着自己的行动，加入到人类精神的寻圣中去。

写作罗阳正值我的个人生活面临危机：我需要克服虚无、超出自然视野、重回现实世界。

面对现实写作有一个好处：仿佛照镜子，在面对尖锐的问

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时，能够感受到思想被发动的过程。

写作更重要的一点是，使人的思想触角保持锋利，不至于看惯了黑暗，就融化于黑暗，见惯了丑恶，就沉沦于丑恶。如果你生来注定是一只夜莺，歌唱就是一种命运。这歌唱出自天职，因为，它是夜莺。

这次写作，准备工作浩大，力图以空间与时间、永恒与无限为坐标，以群雕的历史脉络，表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神髓质，再把这些细节落实在大量的日常上来。寻得一种新的、未被污染的语言，去接近一个干净的名字，叙述他刚刚离开的这个世界……

写一个长篇，面对的不能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久远的历史、切近的生活以及未来的展望。就好像为一条大河寻找到最为顶端的源头，沿着那几滴水顺流而下，看它如何幻化成激流，怒吼着过低谷，沉默着过深潭，标记下它的每个河汊，丈量它的每条支流，再气喘吁吁地追上它入海的步伐……

越往深里看，愈是看到我们的问题与现状。那些“西潮”、“转折”、“拐点”、“瓶颈”，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农耕国家的科技起源、是我们现代身份的一个开端。

我不能再唠叨一遍泱泱中国、文明先河之类小学课本上的说教，但必须重温一次长长的、从甲午海战到走向深蓝的“中国历程”。

每天早晨醒来，都有新的意向在我的脑海翻腾，一天醒来，一句折腾了一夜的话，清晰地冒出来：知识分子的史前史。

——愣怔了半晌，知识分子有史前史吗？

但它太像一句昭示了。

我把罗阳定位为一个科技报国的知识分子，以他为支点，

上溯源头，去检索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脉络。这种梳理从古代的“士”就已经开始，这个群体的价值核心、哲学基础、人格基点、文化密码，是怎样一脉相传地抵达了今天的钱学森、郭永怀、罗阳们？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天然地具有着永不中断的情怀，永远地鞠躬尽瘁、百折不挠、矢志于救国、报国、爱国？就近检视近两百年来中国科技史，许多升天入地、石破天惊的科技事件，都是前人作出的铺垫……

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大师，大都有着躲避日本轰炸机的记忆，这个群体，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急忙忙地赶赴国难，把个体的命运变成了时代的使命。

在梳理中国科技与军工历程时，我在这个难题上前后失据，左右张望：为什么中国科技的接力棒到了罗阳们的手中时，得追，得赶，得跳起来够，得以命相搏，得长年累月地以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

——这，得从中西科技的差距开始说起，四大发明的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科技，那个岔路口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那个岔路口？在那个岔路口上竖着的“李约瑟之问”，答案是什么？

要答案的过程，须走过痛楚、走过悲悯、走过两难、走过茫然与质疑……

一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掌握了多少具体知识，而是取决于运用知识的能力，取决于你对笔下人物的爱付出了多少……

我一遍遍梳理，既梳理资料、梳理脉络，也梳理情绪、梳理观点，以及理论。至今，我的一些难题仍然没有全部得到解决。但是，就在这样缓慢的推进中，慢慢写下的这些文字，一

点点变得顺畅起来。

谷川俊太郎说：我从十七岁开始写诗，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时至今日，我仍然每每要为写下诗的第一行而束手无策。我常常不知道诗歌该如何开始，于是就什么也不去思考地让自己空空如也，然后直愣愣地静候缪斯的驾临。写作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散步的时候，在心里写；睡眠的时候，在梦里写；坐车的时候，在流动的风景中写；看新闻的时候，在上钩下联地写……我希望写了罗阳，就写了所有将肉体变成的灵魂，就写了所有的不朽。

我小心地尊重事实，小心地尊重人物内心的真实。这基调符合罗阳这个人物沉思的调子和自省的成分。

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回答是：我们爱罗阳。

为什么爱罗阳？套用一下林语堂先生在他的《苏东坡传》中的话：我们之所以爱苏东坡，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苦。——而我们之所以爱罗阳，是因为，他干了太多的活。

那么累，他没睡过几个好觉，那么忙，他没吃过几顿安生饭，穿着蓝色工装，在荆棘丛中，走着一路蓝缕的朝圣之路；我们爱他，因为他纯洁，因为他尽职尽责，因为他减掉了一切别人看来唾手可得的享乐，在生活中简单地穿行；我们爱他，因为他像一个多棱镜，对于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引爆平庸的作用。

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因为，那是平庸的脸谱。而罗阳，把我们娱乐至死的平庸生活引爆成史诗。

我们都把身边的人当匆匆的路人，当竞争对手，当赚钱的

顾客，在这样的熏熏世风中，刚刚离去的罗阳，值得我们格外地停下脚步，在新闻之外，给予文化的凝望。

他的生平，只是支撑起故事的外衣和框架，你得深入进他的命运，他的使命，他的心灵召唤，他的精神归置。

在梳理知识分子历史原因的时候，我把自己也放进去，和他一起，面对压力时自我排解，面对难题时愁肠百结，面对逼近的交付日期时心急火燎……以他的肉体承担他的灵魂，以他的灵魂承担他的负重——这样全须全尾的投入，像是以他的角度重新活了一次。

我以为的文学，是以敏锐的心灵，努力理解他人、他人的世界、他人的民族、他人的时代、他人的职责的一种努力。或许这就是文学：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文学本就应该从人类的暗部深入进去，结果发现了光明的一面。

罗阳们的人生观具有中国儒家传统底色。我们可以把科技知识分子的历史，当作中国进步与强大的前言来读。他们比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和哲学家更有力地展现了实干兴邦的当代中国精神。是他们，把我们民族国家的历史同现代发展的生存，紧紧地扣在一起，把“强国”和“富民”，变成了可以和“科技知识分子”互换通用的词汇。

拉开了距离，过去的一切看得更加明晰：60年代的出生、70年代的成长、80年代的热情，90年代的改革，这种“全景镜头”式的描述：对于罗阳的生平以及往事的追忆，由此也带来了困惑和忧伤。他出生的时代，他在企业改革中的两难，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常常在沉沦的时刻发挥出激浊扬清的

作用。

所有的政治、科学，在我这里都会变成文学，而我以为的文学，无不是人生。这，应该就是写作罗阳的入口？

我在沈飞航空博览园里，在徐舜寿的照片前，第一次听说，“这是徐迟的弟弟”，就待在那里了。

日后，在我费力地搅不动庞大的资料时，总会与徐迟，那位文学的前辈，有一番内心的对话：

“您来写吧，从弟弟徐舜寿写到罗阳，无论是你驾轻就熟的科技知识分子题材，还是血缘地缘的情感，都非你莫属，它会是又一部中国报告文学的巅峰之作。”

徐迟沉默良久：“问题是，现在活着的，是你？”

我亦默然良久：“您不知道，时代不同了，只想赚钱的人们没有心思像曾经的读者那样，去读《哥德巴赫猜想》。”

他说：“一部新的作品就像废墟上重建的新城，会延续古老的传说、延续种族的梦想、延续不朽。作家是人类社会整体进步的记录者，不该在某个时代潮流中被困住，现在，漂流瓶到了你的手上，打开它。”

就像萧伯纳说的，“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好”。

我们至少可以见证：罗阳走的时候，比他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更美好。

那些生来就为改变世界，死的时候又确实改变了世界的人，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的一个重要凭借与参照吗？整个太平洋的潮流在朝着文明的方向涌动着，而文学需要这样关于人类进步的故事……

2012年中国关键词：航母、舰载机、罗阳

2012年11月23日，“辽宁舰”甲板上，歼-15自蓝天俯冲而来，钩住阻拦索，稳稳停住，又全速冲向滑跃甲板，再次腾空。

那一刻，圆了百年航母梦的国人，在炽热的爱国情怀中，翘首以盼着走出一位手捧鲜花的杨利伟式人物，猜想着，或者是首飞飞行员，或者是总设计师，或者是……

几个小时后，一个冰冷的消息在网上横扫：刚下舰的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因大面积心肌梗塞，猝死！

冰火之间，国人一片愕然，众口一词地追问：谁是罗阳？罗阳是谁？

一时间，“英雄”一词，成为国人对罗阳的一致称呼。

在价值多元的今天，如此的众口一词，所代表的民意一览无遗：他是一位民选英雄。

《环球时报》说：向罗阳致敬，在官方还没来得及反应时，这样的声音在过去几十个小时里已经响彻互联网。这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各部分是相通的，多元化带给社会的裂痕似乎并非看上去的那么深。这个国家有着埋在复杂表象下的共识与

认同。

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播发了他去世的新闻，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着他的故事，网友写下了海量的悼念文字，成千上万的网民为他“点”起蜡烛，“向英雄致敬”的微博超10万条。

这真应了哈维尔的观点：政治是一种责任，应激发人们“沉睡的善意”。

罗阳功成离去，这种时间上残忍的巧合，给人一种使命完成之后的腾空感觉，仿佛他就是来干这件事情的，干完了，自然要走。

这在之前，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全国人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这是这个行业的性质决定的，中航工业的刘洪德部长告诉记者：某新型飞机的负责人身患肾癌，接受手术治疗后，现在依旧奋战在科研一线。

记者追问：“能透露他的名字吗？”

刘部长回答：“不行，他的工作保密。”

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像罗阳一样广为人知、被人赞颂，但也许永远隐藏在天幕之后。

但这个名字却成为2012年中国的关键词：航母、舰载机、罗阳。

《中国青年报》进行了一项在线的万人民调：罗阳为什么能感动中国？罗阳身上的哪种精神品质最受公众敬佩？调查显示，“敬业”排名第一，第二是“坚守”，第三是“将国家发展内化为个人使命”。其他依次是：“鞠躬尽瘁”、“甘于在幕后奉献”、“敢于承担责任”、“耐得住寂寞”、“从基层做起”、“不惧挑战”、“勇于创新”。

74.4%的网友认为，罗阳代表了一群为国家航空、航天、

国防事业的发展，默默奉献的人。

有一条广泛转发的微博，把“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将军和罗阳的照片并放在一起。一老一少皆前倾着身子，观看航母。不同的是，刘华清将军在参观美国“小鹰”号航母，而罗阳已然在中国自己的航母上。

在钓鱼岛、南海等事件逐步升级的背景下，从“两弹一星”、神舟飞天、“蛟龙”潜海、航母、歼-15……殚精竭虑的罗阳们，成为众望所归的梦想承载者。

网友们留言：永远感谢那些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试想，若没有核武器，这次中日岛争，日本会多么嚣张。

关乎个人荣辱，我们流泪太多，关乎家国天下人性品格，我们流泪太少。

向中国没日没夜苦干的科技工作者致敬，你们这些无名英雄是中国的脊梁。

以娱乐为主的年轻人的微博，会多出一段话来：“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时代需要罗阳式的英雄”……

国内的媒体纷至沓来：社会进步需要珍视罗阳：在我们民族的英雄史上，正是他们经历了黑夜，才有我们生存的光明。正是他们经受了痛苦，才有我们生活的幸福。是以，记住英雄，赞美英雄，应是我们民族不屈之魂的一部分。

从“两弹一星”到航母舰载机的起降成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不断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创造着一个个奇迹。

罗阳同样赢得了外媒的尊重：成长于北京，后移民英国的伦敦防务安全分析师加里·李认为：西方无法理解中国，或者说不愿深入了解中国，因此他们主观地把解放军战力提升归于

“抄袭”、“间谍获取”等手段，实际上，真正缔造中国军工奇迹的是工程师，而不是间谍，像刚刚为歼-15舰载机起降航母付出生命的罗阳，就是中国军工奇迹缔造者的“杰出代表”。加里·李认为，“中国要获得那么多遭西方封锁的技术，没有像罗阳这样的忠诚人士是不可想象的。遗憾的是，西方思想库却没办法‘量化’这些因素，于是有意无意地予以淡化，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失策”；

“中国人崇拜像罗阳这样的‘事业英雄’，他们渴望民族振兴，这恰恰是美国所紧张的”；

“我们一再低估中国的雄心，一再轻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加里·李自问自答：“歼-15战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因操劳过度死亡一事，本身就体现了这些人的奉献精神，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对于被实施武器禁运，且研发基础薄弱的中国而言，取得这种成就是令人印象深刻。创造中国军工奇迹的不是情报，而是像罗阳这样的工程师。”

《华尔街日报》：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歼-15战机就是重要成果。

《印度时报》：歼-15是中国首款自主开发的航母舰载机，它是中国为建立航母舰队所做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阳和同事们的努力工作，令中国航母拥有了完整的系统……

飞机制造是纯技术的，一架飞机上万个零件，连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都难以全面掌握，何况行外人？但这个行业本身以一种综合的效益、广泛的视野、未来的远景，参与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来。在这个行业与事业的背后，站着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安全与自尊，这就是一起一落之间，国人大喜大悲的原因。

2012年11月18日，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登上“辽宁舰”。那个时刻，歼-15能否在航母狭长的跑道上成功起降，对于飞行员，对于歼-15，对于罗阳，都是惊心动魄的。歼-15总设计师孙聪说，从歼-15起飞，到最后成功着舰，他大气不敢出，手心里攥的全是汗。事必躬亲的罗阳始终悬着一颗心，在震颤得心脏难以承受的轰鸣声中，记录着每次起降……直到最后一次成功着舰，罗阳激动地击掌：“完美收官！”

平日里总是躲着镜头的他，高兴地和战友们一起背衬着歼-15合影。

此时，歼-15在航母上，航母在大海上，大海背衬着蓝天……那一刻，中国海军由“黄水海军”、“绿水海军”转向“蓝水海军”，百年历史在海风中哗啦啦得以翻页。颠覆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一句话：“中国人总是不愿意跨过海洋，总是把海洋作为自己的边界。”

网上也有这样的声音：“老总？我的单位也是企业，我们老总也是心脏病突发死的，可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还是可怜可怜我们自己吧。”

这样的帖子会让人猛然间将心痛成一团。

每天，人们在自我利益中来回回地盘算，从头到尾，再从尾到头，忙的没有时间、没有习惯，去仰望星空。

那几天，鲁迅的这句话被一再引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而郁达夫在鲁迅葬礼上的话也被一再引用：“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